

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徐霞客遊記 浙遊日記

丙子（公元1636年）九月□九日 余久擬西遊，遷延二載，老病將至，必難再遲。欲候黃石齋先生一晤，而石翁杳無音至；欲與仲昭兄把袂而別，而仲兄又不南來。昨晚趨晤仲昭兄於土濱莊。今日為出門計，適杜若叔至，飲至子夜，乘醉放舟。同行者為靜聞師。

二□日 天未明，抵錫邑。比曉，先令人知會王孝先，自往看王受時，已他出。即過看王忠紉，忠紉留酌至午，而孝先至，已而受時亦歸。余已醉，復同孝先酌於受時處。孝先以顧東曙家書附橐中。飲至深夜，乃入舟。

二□一日 入看孝先，復小酌。上午發舟，暮過虎丘，泊於半塘。

二□二日 早為仲昭市竹椅於半塘。午過看文文老乃郎，並買物閩門。晚過封門看含暉兄。一見輒涕淚交頤，不覺為之惻然。蓋含暉遁跡吳門且□五年，余與仲昭屢訪之。雖播遷之餘，繼以家蕩子死，猶能風騷自遣；而茲則大異於前，以其孫之剝削無已，而繼之以逆也。因復同小酌余舟，為余作與諸楚瓊書，夜半乃別。

二□三日 復至閩門取染紬綢裱帖。上午發舟。七□里，晚至崑山。又□餘里，出內村，下青洋江，絕江而渡，泊於江東之小橋渡側。

二□四日 五鼓行。二□里，至綠葭浜，天始明。午過青浦。下午抵余山北，因與靜聞登陸，取道山中之塔凹而南。先過一壞圃，則八年前中秋歌舞之地，所謂施子野之別墅也。是年，子野繡圃徵歌甫就，眉公同余過訪，極其妖豔。不三年，余同長卿過，復尋其勝，則人亡琴在，已有易主之感。而今則斷榭零垣，三頓停頓而三改其觀，滄桑之變如此。越塔凹，則寺已無門，惟大鐘猶懸樹間，而山南徐氏別墅亦已轉屬。因急趨眉公頑仙廬。眉公遠望客至，先趨避；詢知余，復出，挽手入林，飲至深夜。余欲別，眉公欲為余作一書寄雞足二僧，強為少留，遂不發舟。

二□五日 清晨，眉公已為余作二僧書，且修以儀。復留早膳，為書王忠紉乃堂壽詩二紙，又以紅香米寫大士經饋余。上午始行。蓋前猶東迂之道，而至是為西行之始也。三里，過仁山。又西北三里，過天馬山。又西三里，過橫山。又西二里，過小崑山。又西三里，入泖湖，絕流而西，掠泖寺而過。寺在中流，重台杰閣，方浮屠五層，輝映層波，亦澤國之一勝也。西入慶安橋，□里，為章練塘。又西□里，為蔣家灣，已屬嘉善。貪晚行，為聽蟹群舟所驚，亟入丁家宅而泊。

二□六日 過二蕩，□五里為西塘，亦大鎮也，天始明。西□里為下圩蕩，又南過二蕩，西五里為唐母村，始有桑。又西南□三里為王江涇，其市愈盛。直西二□餘里，出瀾溪之中。西南□里為前馬頭，又□里為師姑橋。又八里，日尚未薄崦嵫，而計程去烏鎮尚二□里，戒於萑苻，泊於□八里橋北之吳店村浜。

二□七日 平明行，二□里抵烏鎮，入叩程尚甫。尚甫方遊虎埠，兩郎出晤。捐橐中資，酬其昔年書價，遂行。西南□八里，連市。又□八里，寒山橋。又□八里，新市。又□五里，曹村，未晚而泊。

二□八日 南行二□五里，至唐樓，風甚利。五□里，入北新關。又七里，抵棕木場，甫過午。令僮子入杭城，往曹木上解元家，詢黃石翁行旋，猶未北至。時木上亦往南雍，無從訊。因作書舟中，投其家，為返舟計。此後行蹤修阻，無便鴻也。晚過昭慶，復宿於舟。

二□九日 復作寄仲昭兄與陳木叔全公書，靜聞往遊淨慈、吳山。是日復宿於舟。

三□日 早入城，市參寄歸。午下舟，省行李之重者付歸。余同靜聞渡湖入湧金門，市銅炊、竹筒諸行具。晚從朝天門趨昭慶，浴而宿焉。是日復借湛融師銀□兩，以益遊資。

□月初一日 晴爽殊甚，而西北風頗厲。余同靜聞登寶石山巔。巨石堆架為落星石。西峰突石尤岬嶼，南望湖光江影，北眺臯亭、德清諸山，東瞰杭城萬灶，靡不歷歷。下山五里，過岳王墳。□里，至飛來峰，飯於市，即入峰下諸洞。大約其峰自楓木嶺東來，屏列靈隱之前，至此峰盡骨露；石皆嵌空玲瓏，駢列三洞；洞俱透漏穿錯，不作深杳之狀。昔黥於楊髡之刊鑿，今苦於遊巧之喧污；而是時獨諸丐寂然，山間石爽，毫無聲聞之囂，若山洗其骨，而天洗其容者。余遍歷其下，復各捫其巔。洞頂靈石攢空，怪樹搏影，跨坐其上，不減群玉山頭也。下山涉澗，即為靈隱。有一老僧，擁衲默坐中台，仰受日精，久不一瞬。已入法輪殿，殿東新構羅漢殿，止得五百之半，其半尚待西構也。是日，獨此寺麗婦兩三群，接踵而至，流香轉豔，與老僧之坐日忘空，同一奇遇矣。為徘徊久之。下午，由包圍西登楓樹嶺，下至上天竺，出中、下二天竺。復循下天竺後，西循後山，得「三生石」，不特骨態嶙峋，而膚色亦清潤。度其處，正靈隱面屏之南麓也，自此東盡飛來，獨擅靈秀矣。自下天竺五里，出毛家步渡湖，日色已落西山，抵昭慶昏黑矣。

初二日 上午，自棕木場五里出觀音關。西□里，女兒橋。又□里，老人鋪。又五里，倉前。又□里，宿於餘杭之溪南。訪何孝廉樸庵，先一日已入杭城矣。

初三日 自餘杭南門橋得擔夫，出西門，沿苕溪北岸行。

□里，丁橋鋪。又□里，渡馬橋，則餘杭、臨安之界也。〔其北可達徑山。〕又二里為青山，居市甚盛。溪山漸合，又有二尖峰屏峙。□五里，山勢復開。至□錦亭，一路從亭北西去者，於潛、徽州道也；從亭南西去者，即臨安道也。從亭西南又一里，一石樑橫跨溪上，曰長橋。越橋而南又一里，入臨安東關。山西關，外為呂家巷，闌闌反差盛於城。又二里為皇潭，其闌闌與呂家巷同。其西路分南北，北者亦於潛之道，南者新城道也。已而復循山向西南行，又八里為高坎，始通排。又三里，南入梟柳塢，復入山隘。五里為下圩橋。由橋南溯溪西上，二里為全張，一村皆張氏之房也。走分水者，以新嶺為間道，以全張為迂道。余聞新嶺路隘而無托宿，遂宿於全張之白玉庵。僧意，餘杭人也。聞余好遊，深夜篝燈淪茗，為余談其遊日本，事甚詳。

初四日 雞鳴作飯，味爽西行。二里，過橋，折而南又六里，上乾塢嶺。其嶺甚坦夷，蓋於潛之山西來過脈，東西皆崇山峻嶺，獨此峽中坳。過脊處止丈餘，南北疊墜而下，皆成稻畦。北流至下圩橋，由青山入苕；南流至沙宕，由新城入浙，不意平陀遂分兩水。其山過東遂插天而起，曰五尖山。循其西麓，又五里過唐家橋，則新城北界也。白石崖山障其南。遂循水西南行，五里為華龍橋，有水自西塢來合。過橋，南越一小嶺，二里至沙宕，前有一石樑跨澗，曰趙安橋，則入新城道也。由橋北西溯一澗，沿三九山北麓而入後葉塢。三九之名，以東則從趙安橋南至朱村，北則從趙安橋西南至白粉牆，南則從白粉牆東南至朱村，三面皆九里也。由後葉塢九里至白粉牆，為三九山北來之脊。其脊亦甚坦夷，東流者由後葉出趙安橋，西流者由李王橋合朱村，此「三九」所以名山，亦以水繞無餘也。白粉牆之西二里，為羅村橋，有水自北來，有路亦歧而北，則新城道也。循水南行里許，為鉢孟橋，有水自西龍門龕來。〔龕有四仙傳道嶺，在橋西四里，乃於潛境。〕由橋北即轉而東，里餘復折而南。其地東為三九，西為洞山，環塢一區，東西皆石峰嶙峋，黑如點漆，丹楓黃杏，翠竹青松，間錯如繡，水之透壁而下者，洗石如雪，今雖久旱無溜即流水，而黑崖白峽，處處如懸匹練，心甚異之。二里，渡李王橋，遂至洞山之東麓。急置行李於吳氏先祠。令僮覓炊店，不得。有吳姓者二人至，一為餘炊，一為贈燭遊洞，余以魚公書扇答之。〔洞山者，自龍門龕南迤邐東來，其石稜銳紋疊。東南山半開二洞，正瞰橋下。〕余遂同靜聞西向躡山。沿小澗而上，石皆峽躡壑透，清流漱之，淙淙有聲。澗兩旁石片湧出田畦中，側者成墜，突者成台，竹樹透石而出，枝聳石上而不見其根，乾壓石巔而不見其竇。再上，忽一大石當澗而立，端方無倚，而紋細如波般之旋鳳，最為靈異。再上，修竹中有新建維陽廟，雪峰之龕在焉。庵後危壁倚空，疊屏聳翠，屏之南即明洞也。如軒斯啟，其外五柱穿列，正如四明之分窗，〔但四明石色劣下，不能若此列柱連卷也。〕中有一柱，上不至簷，簷下亦垂一石，下不至柱，上下相對，所不

接者不盈咫。柱旁有樹高撐，至簷端輒遜而外曲，翠色拂岩而上，黑石得之益章。再南即為幽洞。二洞並啟，中間石壁，色輕紅若桃花。洞口高懸，內若橋門之覆空，得呼聲輒傳響不絕，蓋其內空峒無底也。廿丈之內，忽一轉而北，一轉而南。北者為乾洞，拾級而上，如登梯躡閣。三丈後，又轉而南，辟一小閣，頗覺幽異。南者為水洞，一轉即仙田成畦，塍界層層，水滿其中，不流不涸。人從塍上曲折而入，約廿丈，忽聞水聲潺潺。透一小門而入，見一小溪自南來，至此破壑下墜，宛轉無底，但聞其聲。循溪而南，又過一峽。仍透小門而入，須從水中行，乃短衣去襪，溯水躡流。又三丈，中有〔石，俱〕倒垂若蓮花，下卷若象鼻者，平沙隘門，忽東忽敞。〔正如荊溪白鶴洞，而白鶴潛伏山麓，得水為易，此洞高辟山巔，兼水尤奇耳。〕再入，則石洞既盡，匯水一方，水不甚深，又不知匯者何來，墜者何去也。及出洞，半日之間，已若隔世。下山，飯於吳祠。乃溯南來之溪，二里至太平橋。橋西為高氏，橋東為吳氏，亦李王橋之吳氏之派也，亦有先祠甚宏暢。時日色甚高，因擔夫家近，欲歸宿，托言馬嶺無宿店，遂止祠中。是日行僅三〇五里，而所遊二洞，以無意得之，豈不幸哉！是晚風吼雲屯，達旦而止。

初五日 雞再鳴，令僮起炊。炊熟而歸宿之擔夫至，長隨夫王二已逃矣。飯後又轉覓一夫，久之後行。南二里，上馬嶺，約里許達其巔。〔嶺以北屬新城，水亦出新城。嶺南則屬於潛，縣在其西北五〇里，水由應渚埠出分水縣。〕下馬嶺，南二里為內楮村塢，又一里為外楮村塢，從此而南，家家以楮為業。隨山塢西南七里，過兌口橋，岐分南北，〔北達於潛可四〇里，〕南抵應渚埠〇八里。兌口之水北自於潛，馬嶺之水東來，合而南去，路亦隨之。八里，過板橋。橋下水自西塢來，與前水合，〔溯水西走，路可達於潛及昌化。〕又南五里為保安坪。又一里為玉潤橋，山始大開。又東二里，止於唐家拱。其地在應渚埠北二里，原無市肆，擔夫以應埠之舟下桐廬者，必北曲而經此，遂止於溪畔。久之得桐廬舟。〔蓋應渚埠為於潛南界，溪之南即隸分水，於潛之水北經玉潤橋，昌化之水西自麻埠，俱會於應渚，而水勢始大。顧玉潤橋而上，已不勝舟，麻埠而上，小舟直抵昌化，於潛水固不敵昌化也。〕時日已中，無肆覓米，欲覓之應埠，而舟不能待，遂趁之行。下舟東南行〇里，為分水縣。縣在溪之西。分水原止一水東南去，其西雖山勢豁達，惟陸路八〇里達於淳安。余初欲從之行，為王奴遁去，不便於陸，仍就水道，反向東南行矣。去分水東南二〇里為頭鋪。又〇里為焦山，居市頗盛。已暮，不能買米，借舟人餘米而炊。舟子順流夜槳，五〇里，舊縣，夜過半矣。

初六日 雞再鳴，鼓舟，曉出浙江，已桐廬城下矣。令僮子起買米。仍附其舟，〇五里至灘上。米舟百艘，皆泊而待剝，余舟遂停。亟索飯，飯畢得一舟，別附而去，時已上午。又二里過清私口，又三里，人七里籠。東北風甚利，偶假寐，已過嚴磯。四〇里，烏石關。又〇里，止於〔嚴州府〕東關之逆旅。

初七日 霧漫不辨咫尺，舟人飯而後行，上午復霽。七〇里，至香頭已暮。月明風利，二〇里，泊於蘭溪。

初八日 早登浮橋，橋內外諸舡鱗次，以勤王師自衢將至，封橋聚舟，不聽上下也。遂以行囊令顧僕守之南門旅肆中，余與靜聞俱為金華三洞遊。蓋金華之山，橫峙東西，郡城在其陽，浦江在其北，西垂盡處則為蘭溪，東則義烏也。婺水東南從永康經郡之南門，而西北抵蘭溪與衢江合。余初欲陸行，見溪中有舟溯流而東，遂附之。水流沙岸中，四山俱遠，丹楓疏密，鬥錦裁霞，映疊尤異。然北山突兀天表，若負宸然，而背之東南行。問：「三洞何在？」則曰：「在北。」問：「郡城何在？」則曰：「在南。」始悟三洞不必至郡，若陸行半日，便可從中道而入，而時已從舟，無及矣。四〇五里至小溪，已暮，月色如洗。又〇五里登陸，投宿下馬頭之旅肆，以深夜閉門不納。遇一王姓者，將乘月歸，見客無投宿處，因引至〔金華〕西門外，同宿於逆旅。

初九日 早起，天色如洗，與王敬川同人蘭溪西門，即過縣前。縣前如水，蓋縣君初物也。又東上蘇坊嶺，嶺頗平，闌闌夾之。東下為四牌坊，自蘇坊至此，街肆頗盛，南去即郡治矣。與王敬川同人歙人面肆，面甚佳，因一人兼兩人饌。

仍出西門，即循城西北行，王猶依依，久之乃別。遂有岡隴高下，〇里至羅店。問三洞何在，則曰西；見尖峰前倚，則在東。因執土人詳詢之，曰：「北山之半為鹿田寺。其東下之脈，南峙為芙蓉峰，即尖峰也，為郡龍之所由；萃其西下之脈，南結為三洞，三洞之西即蘭溪界矣。」時欲由三洞返蘭溪，恐東有餘勝，遂望芙蓉而趨。自羅店東北五里，得智者寺。寺在芙蓉峰之西，乃北山南麓之首剎也，今已凋落。而殿中猶有一碑，乃宋陸務觀為智者大師重建茲寺所撰，而字即其手書。碑陰又鏤務觀與智者手牘數篇。碑楷隸行，俱有風致，〔恨無拓工，不能得一通為快。〕寺東又有芙蓉庵，有路可登芙蓉峰。余以峰雖尖圓，高不及北山之半，遂舍之。仍由智者寺西北登嶺，升陟峰塢，五里得清景庵。庵僧道修留飯，復引余由北塢登楊家山。山為此山南下之第二層，再下則芙蓉為第三層矣。繞其西，從兩山夾中北透而上，約共七里，則北山上倚於後，楊家山排列於前，中開平塢，巨石鋪突，有因累級為台者，種竹列舍，為朱開府之山莊也。其東北石累累愈多，大者如獅象，小者如鹿豕，俱蹲伏莽中，是為石浪，即初平叱石成羊處豈今復化為石耶？石上即為鹿田寺，寺以玉女驅鹿耕田得名。殿前有石形似者，名馴鹿石。此寺其來已久，後為諸宦所蠶食，而郡公張朝瑞，創殿存羊，屠赤水有《遊紀》刻其間。余至已下午，問門雞岩在其東，即同靜聞二里東過山橋。山橋東下一里，兩峰橫夾，澗出其中，峰石皆片片排空赴澗，形若雞冠怒起，溪流奔躍其下，亦一勝矣。由岩東下數里，為赤松宮，乃郡城東門所入之道，蓋芙蓉峰之東坑也。

門雞岩上有樵者趙姓居之，指北山之巔有棋盤石，石後有西玉壺水從石下注，早時取以為零祝，極著靈驗。時日已下春，與靜聞亟從藜莽中攀援而上。上久之，忽聞呼聲，蓋趙樵見余誤而西，復指東從積莽中行。約直躡者二里，始至石畔。石前有平台，後聳疊塊，中列室一楹，塑仙像於中，即此山之主。像後石室下有水一盆，蓋即零祝之水也。然其上尚有澗，泠泠從山頂而下。時日已欲墜，因溯流再躡，則石峽如門，水從中出，門上更得平壑，則所稱西玉壺矣。聞其東尚有東玉壺，皆山頭出水之壑。西玉之水，南下者由棋盤石而潛溢於三洞，北下者從裡水源而出蘭溪之北；東玉壺之水，南下者由赤松宮而出金華，東下者出義烏，北下者出浦江，蓋亦一部分流之脊云。玉壺昔又名盤泉，分鑿於上者，今又稱為三望尖，文之者為金星峰，總之所謂北山也。甫至峰頭，適當落日沉淵，其下恰有水光一片承之，混漾不定，想即衢江西來一曲，正當其處也。夕陽已墜，皓魄繼輝，萬籟盡收，一碧如洗，真是濯骨玉壺，覺我兩人形影俱異，回念下界碌碌，誰復知此清光！即有登樓舒嘯，灑酒臨江，其視余輩獨躡萬山之顛，徑窮路絕，迴然塵界之表，不啻霄壤矣。雖山精怪獸群而狎我，亦不足為懼，而況寂然不動，與太虛同遊也耶！

徘徊久之，仍下二里，至盤石。又從莽棘中下二里，至門雞岩。趙樵聞聲，啟戶而出，亦以為居山以來所未有也。復西上一里至山橋，又西二里至鹿田寺。僧瑞峰、從聞以余輩久不至，方分路遙呼，聲震山谷。入寺，浴而就臥。

初〇日 雞鳴起飯，天色已曙。瑞峰為余束炬數枚，與從聞分肩以從，從朱莊後西行一里，北而登嶺。嶺甚峻，約一里，有石聳突峰頭。由石畔循北山而東，可達玉壺；由石畔逾峰而北，即朝真洞矣。洞門在高峰之上，西向穹然，下臨深壑，壑中居舍環聚，恍疑避秦，不知從何而入。詢之，即雙龍洞外居人也。

蓋北山自玉壺西來，中支至此而盡，後復生一支，西走蘭溪。後支之層分而南者，一環而為龍洞塢，再環而為講堂塢，三環而為玲瓏岩塢，而金華之界，於是乎盡。玲瓏岩之西，又環而為鈕坑，則蘭溪之東界矣；再環而為白坑，三環而為水源洞，而崇崖巨壑，亦於是乎盡。後支層繞中支，中支西盡，頽然下墜：一墜而朝真辟焉，其洞高峙而底燥；再墜而冰壺窪焉，其洞深奧而水中懸；三墜而雙龍竅焉，其洞變幻而水平流。所謂三洞也，洞門俱西向，層累而下，各去里許，而山勢嶄絕，俯瞰仰觀，各不相見，而洞中之水，實層注焉。中支既盡，南下之脈復再起而為白望山，東與楊家山駢列於北山之前，而為鹿田門戶者也。

朝真洞門軒豁，內洞稍窪而下。秉燭深入，左有一穴如夾室，宛轉從之，夾窮而有水滴瀝，然隙底仍燥，不知水從何去也。出夾室，直窮洞底，則巨石高下，仰眺愈穹，俯瞰愈深。從石隙攀躡下墜，復得巨夾，忽有光一縷自天而下。蓋洞頂高盤千丈，石隙一規，下逗天光，宛如半月，幽暗中得之，不啻明珠寶炬矣。既出內洞，其左復有兩洞，下洞所入無幾，上洞宛轉亦如夾室，右有懸竅，下窺無底，想即內洞之深墜處也。

出洞，仍從突石峰頭南下，里許，折而西北，又里許，得冰壺澗，蓋朝真下墜之次重矣。洞門仰如張吻，先投杖垂炬而下，滾滾不見其底；乃攀隙倚空入其咽喉，忽聞水聲轟轟。愈秉炬從之，則洞之中央，一瀑從空下墜，〔冰花玉屑，從黑暗處耀成潔彩。

〕水墜石中，復不知從何流去。復秉炬四窮，其深陷逾於朝真，而屈曲不及也。

出洞，直下里許，得雙龍洞。洞辟兩門，一南向，一西向，俱為外洞。軒曠宏爽，如廣履高穹，闔闔四啟，非復曲房夾室之觀。而石筋夭矯，石乳下垂，作種種奇形異狀，此「雙龍」之名所由起。中有兩碑最古，一立者，鐫「雙龍洞」三字，一僕者，鐫「冰壺洞」三字，俱用燥筆作飛白之形，而不著姓名，必非近代物也。流水自洞後穿內門西出，經外洞而去。俯視其所出處，低覆僅餘尺五，正如洞庭左衽之墟，須帖地而入，第彼下以土，此下以水為異耳。瑞峰為余借浴盆於潘姥家，姥餉以茶果。乃解衣置盆中，赤身伏水推盆而進隘。隘五六丈，輒穹然高廣，一石板平度洞中，離地數尺，大數□丈，薄僅數寸。其左則石乳下垂，色潤形幻，若瓊柱寶幢，橫列洞中。其下分門剖隙，宛轉玲瓏。溯水再進，水竇愈伏，無可容人矣。竇側石畔一竅如注，孔大僅容指，水從中出，以口承之，甘冷殊異，約內洞之深廣更甚於外洞也。要之，朝真以一隙天光為奇，冰壺以萬斛珠璣為異，而雙龍則外有二門，中懸重幄，水陸兼奇，幽明湊異者矣。

出洞，日色已中，潘姥為炊黃梁以待。感其意而餐之，報之以杭傘一把。乃別二僧，西逾一嶺。嶺西復成一塢，由塢北入，仍轉而東，去雙龍約五里矣。又上山半里而得講堂洞焉。其洞亦有二門，一西北向，一西南向，軒爽高潔，亢出雙龍洞之上，幽無雙龍洞之黯，真可居可憩之地。昔為劉教標揮麈處，今則塑白衣大士於中。蓋即北山後支南下第一嶺，其陽迴環三洞，而陰又辟成此洞也。嶺下塢中，居民以燒石為業，其潤涸而無底流，居人俱登山汲水於講堂之上。渡澗，復西逾第二嶺，則北山後支南下之第二層也。下嶺，其塢甚逼，然澗中有流淙淙北來。又渡而西，再循嶺北上，磴辟流湧，則北山後支南下之第三層也外隘而中轉，是名玲瓏岩，去講堂又約六里矣。塢中居室鱗次，自成洞壑，晉人桃源不是過。轉而西，逾其嶺，則蘭溪界也。下嶺為鈕坑，亦有居人數□家。又逾一嶺曰思山祠，則北山後支南下之第四層也，去玲瓏岩西又約六里矣。時日已將墜，問河源寺路，或曰□里，或曰五里。亟下嶺，循澗南趨五里，暮至白坑。居人頗多，亦俱燒石。又西逾石塔嶺，則北山後支南下之第五層也。河源寺即在嶺後高峰之北，從此嶺穿徑而上僅里許，而其正路在山前洞之旁。蓋此地亦有三洞，下為水源洞，上為上洞。中為紫雲洞，而其地總以「水源」名，故一寺而或名水源，或名上洞。而寺與水源洞異地，由嶺上徑道抵寺，故前曰五里；由水源洞下嶺復上，故前曰□數里。時昏黑不辨山路，無可詢問，竟循大路下山。已見一徑西岐而下，強靜聞從之。久而不得寺，只見石窠滿前，徑路紛錯。正徬徨間，望見一燈隱隱，亟投之，則水春也。其人曰：「此地即水源，由此塢北過洪橋，循右嶺而上，可三里即上洞寺矣。」以深夜難行，欲止宿其中。其人曰：「月色如晝，至此山徑亦無他歧，不妨行也。」始悟上洞寺在北山第五層之陰。乃溯溪西北至洪橋，自白坑來約四里矣。渡橋北，躡嶺而上里餘，轉而東又里餘，始得寺，強投宿焉。始聞僧有言靈洞者，因憶趙相國有「六洞靈山」諸刻，豈即是耶？竟未悉而臥。

□一日 平明起，僧已出。余過前殿，讀黃貞父碑，始知所稱「六洞」者，以金華之「三洞」與此中之「三洞」，總而得六也。出殿，則趙相國之祠正當其前，有崇樓杰閣，集、記中所稱靈洞山房者是也。余豔之久矣，今竟以不意得之，山果靈於作合耶！乃不待晨餐，與靜聞從寺後躡磴北上，先尋白雲洞。

一里至嶺頭，逾嶺而北，嶺凹忽盤旋下窪如盂罄。披莽從之，一洞呀然，下墜深黑，意即所云白雲而疑其隘。忽有樵者過頂上，仰而問之，曰：「白雲尚在此。此洞窗也。」乃復上，北行。兩山夾中，又迴環而成一窪，大且百丈，深數□丈，螺旋而下，而中竟無水；〔倘置水其中，即仙遊鯉湖矣。〕然即無水，余所見山頂四環而無隙瀉者，僅此也，又下，從歧左西轉山夾，則白雲洞在焉。洞門北向，門頂一石橫裂成梁，架於其前，從洞仰視，宛然鵲橋之橫空也。入洞，轉而左，漸下漸黑，有門穹然，內若甚深，外有石屏遙峙。從黑暗中以杖探地而入數□步，洞愈寬廣，第無燈炬，四顧無所見，乃返步而出。出至穹門之內，初入黑甚者，至此光定，已歷歷可睹。乃復轉屏出洞，逾嶺而還。飯而出寺，仍舊路西下，二里至洪橋。未渡，復從橋左人居後半里上紫雲洞。洞門西向，洞既高亢，上下平整。中有垂柱四五枚，分門列戶，界為內外兩重。〔瓊窗翠幄，處處皆是，亦敞亦奧，膚色俱勝。〕洞之北隅復通一輿，宛轉深入，以無炬而返。下渡洪橋，循澗而東，山石半削，髡為危壁。其下石窠柴積，縱橫塞路，即夜來無問津處也。渡石樑，水源洞即在其側。洞門南向，正跨澗上。洞口垂石繽紛，中有一柱，自下屬上，若擎之而起；〔其上嵌空紛綸，復辟一竇，幻作海蜃狀。〕洞內上下分二層。下層即水澗所從出，澗水已涸，出洞數步，即有水溢於澗中，蓋為水碓引出洞側也。上層由洞門躡磴而上，漸入漸下，既下而空廣愈覺無極，聞水聲甚遠，以無炬不及窮。

出坐洞口〔擎柱內，觀石態古幻。〕念兩日之間，於金華得四洞，於蘭溪又得四洞，昔以六洞湊靈，余且以八洞盡勝，安得不就此一為殿最！雙龍第一，水源第二，講堂第三，紫霞第四，朝真第五，冰壺第六，白雲第七，洞窗第八，此由金華八洞而等第之。若夫新城之墟，聿有洞山，兩洞齊啟，左明右暗，明覽雲霞，暗分水陸，其中仙田每每，脄疊波平，瓊戶重重，隘分竇轉，以斯洞之有餘，補洞窗之不足，法彼入此，當在雙龍、水源之間，非他洞之所得侔也。品第久之，始與靜聞別河源而去。過夜來問津之春，循西嶺出塢，西南行□五里，而達於蘭溪之南關。

入旅肆，顧僕猶未飯，亟飯而覓舟。時因援師之北，方籍舟以待，而師久不至。忽有一舟自北來，亟附之，乃布舟也。其意猶未行，而籍舟者復至，乃刺舟五里，泊於橫山頭。

□二日 平明發舟。二□里，溪之南為青草坑。時日已中，水涸舟重，咫尺不前。又□五里，至裘家堰，舟人覓剝舟同泊焉。是夜微雨，東風頗厲。

□三日 天明，雲氣復開。舟人起布一艙付剝舟，風已轉利。二□里至胡鎮，又二□里於龍遊，日才下午。候換剝舟，遂泊。

□四日 天明，諸附舟者，以舟行遲滯，俱索舟價登陸去，舟輕且寬，雖遲不以為恨也。早霧既收，遠山四辟，但風稍轉逆，不能驅帆上磧耳。四□五里，安仁。又□里，泊於楊村。是日共行五□五里，追及先行舟同泊，始知遲者不獨此舟也。江清月皎，水天一空，覺此時萬慮俱淨，一身與村樹人煙俱熔，徹成水晶一塊，直是虜裡無間，渣滓不留，滿前皆飛躍也。

□五日 味爽，連上二灘。援師既撤，貨舟湧下，而沙港澀隘，上下捱擠，前苦舟少，茲苦舟多。行路之難如此！□里，過漳樹潭，至雞鳴山。輕帆溯流，□五里至衢州，將及午矣。過浮橋，又南三里，遂西入常山溪口。風正帆懸，又二里，過花椒山，兩岸橘綠楓丹，令人應接不暇。又□里，轉而北行。又五里，為黃埠街。橘奴千樹，筐篋滿家，市橘之舟鱗次河下。余甫登買橘，舟貪風利，復掛帆而西。五里，日沒。乘月□里，泊於溝溪灘之上。

□六日 旭日鮮明，東風愈急。晨起，過焦堰，山回溪轉，已在常山境上。蓋西安多橘，常山多山；西安草木明豔，常山則山樹黯然矣。溯流四□五里，過午抵常山，風帆之力也。登岸覓夫於東門。逕城里許，出西門。□里，辛家鋪，山徑蕭條，無一民舍。又五里，得荒舍數家，日已西沉，恐前無宿處，遂止其間。